

29.02

循化文史资料专辑

第 一 辑



政协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委员会

征集文史资料办公室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34/196/25

前 言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中共循化县委的领导下，政协循化县委员会征集文史资料办公室，汇编了第一辑《循化文史资料专辑》，现在与读者见面了，由于我们是初办，难免存在很多问题，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马海鳌

目 录

惊涛骇浪救亲人……………张博整理 (1)

回忆循化解放前后

……………周文焕口述、张博整理 (6)

回忆循化回族、撒拉族初期

兴办教育经过……………高凤翔 (20)

循化编组保甲及训练壮丁情况 ……周光天 (25)

循化创办邮局始末……………郭乔五 (33)

循化河源庙之今昔谈……………郭乔五 (37)

马仲英起事经过循化的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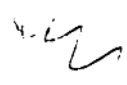
……………周光天 周新吾 郭乔五口述

……………常明道执笔 (43)

马呈祥在新疆解放前夕出国的经过

……………马得勋 (46)

喜饶嘉措大师生平事略……………杨效平 (60)



惊涛骇浪救亲人

张 博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的一天下午，阳光和煦，天气晴朗，在黄河流经循化的一段山谷里，突然有一艘大木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急流大浪里奔驰而下。船上的人尽管坚定沉着地和极端危险的情况作斗争，而沿岸的群众却早已大惊失色。他们知道，再往下流就进入怪石林立、巨浪滔天、河水狂吼咆哮的积石峡、顷刻之间，就要船毁人亡。他们大声疾呼：“救人啦！救人啦！”说时迟，那时快，黄河北岸一个名叫韩苏里毛的撒拉族水手，跳入急流，飞身上船。他顾不得与船上人耳语寒暄，急忙抓起船上的

大牵绳，在河水转弯，大船离岸较近的一刹那，奋力地将牵绳扔到岸下。这时，在岸边的撒拉族老阿奶韩老山布和她临产的女儿主麻姑以及韩亥里洛将绳接住，系在一块大石头上缠定，在场的二十多名撒拉族男女群众也都乘势奋勇下水，协助将船推拉靠岸，从而使全船指战员在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赶上正在浩浩荡荡向西宁挺进的解放大军。

原来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军在解放循化渡黄河时，编扎了许多木排，皮筏，但载人太少，缓不济急。军首长决定征用草滩坝恶霸地主王福成家的船磨。船磨是利用黄河水能在船上磨面的磨坊，体积庞大，每次可摆渡一二百人，然而用这样新改装的大船渡人，经验很少，风险很大。支援大军渡河的各族水手，却把在关键时刻运送亲人渡河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光辉职责，争先恐后地参加报名，但军首长

断然谢绝了水手们的恳切要求，他们斩钉截铁地说：“宁可我们作出生命牺牲，绝不让老乡们担惊受怕！”他们挑选了一些略习水性的指战员驾驶着这艘满载一百六十名解放军的大木船扬帆北渡。但是，大船快要靠岸时，新安装的两根大浆都被撞折。船上没有浆，犹如战士丢掉枪，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大船在失去控制以后，立即似野马般地顺浪奔驰，但当流出十余里，到达清水乡阿什江庄和乙麻亥村对岸时，被这两个庄藏在河北竹子沟里的群众发现了。当时，许多群众都进入沟里了，唯独韩老山布因女儿临产而在沟口休息。当他听到呼喊和看到下游已经有人飞身上船时，就同女儿一起急速来到岸边，正好接住韩苏里毛从船上掷过来的大绳，并和闻声赶来的群众一起抢险搭救了全船的人民子弟兵。

在此之前，阿什江庄和乙麻亥村的群众由

于听信马步芳军队的反革命宣传，纷纷躲进了黄河北岸的竹子沟里；如今，他们又出于恻隐之心，奋勇抢险挽救了一船人的生命。他们彼此在患难之余邂逅而遇，使“相逢一笑泯恩仇”，表现了极为热烈友好的诚挚情感，互相握着手，抓着膀，问侯不已。撒拉族群众当即在石头上架起锅烧水烧茶，对人民子弟兵表示深情的慰问，解放军指战员们有的留下了炒面袋，有的留下了铁锹，有的留下了随身带的一些日用品，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永久的纪念。一位独臂指挥员还当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了军民之间鱼水情深的这一生动事迹。夕阳西下，阿什江庄、乙麻亥村的群众和遇险的解放军指战员一一握手惜别。第二天，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同志知道此事后，曾派人送给清水乡群众一面三角形的锦旗和一个镜框，上面分别书写着“英雄救英雄”和“奋勇救船，全村光荣”的

十三个闪光大字。阿訇韩有福在答谢时说：“你们打走了马匪军，救了我们伊斯兰教群众，我们应该搭救你们。”

（此稿系作者根据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

有关报道和一些当事人的追述，综合整理而成）

回忆循化解放前后

周文焕口述 张博整理

循化解放时，我曾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循化解放后，我又担任了第一任人民县长。这段时间为期虽短，但在我的一生中，却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现在仅就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记述如下，如有不对的地方，尚请知情者指出改正。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正当人民解放军围攻兰州消灭马步芳的主力部队时，第一兵团各部解放了临洮、临夏等地。临夏原是马步芳家族的祖藉，又是屏障青海东南的门户，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临夏，就打到了马步芳的痛处。马

步芳像热锅上的蚂蚁，除向蒋介石中央政府发出了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外，又调兵遣将星夜开拔相救。但俗话说，兵败如山倒。当时马步芳虽然使尽了浑身解数，还是挽救不了已经注定的败局。马步芳的新编骑兵军韩起功部在临洮和解放军解触了一下即溃不成军，稀里哗啦的往后流窜，马步芳的胞兄、前国民党四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马步青也带着妻妾儿女和平时搜刮来的人民血汗从临夏经循化向西宁逃奔。那时的循化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兵荒马乱、人人自危，广大群众叫苦连天。

我早年曾在马步芳军队里当过中校参谋，和马步芳的许多军政官员都厮混的很熟；解放前虽然早已解甲归田，但仍担任着马步芳“百姓害”（即德兴海）在循化的仓库主任。韩起功败退过来时问我：“你走不走？”循化县伪县长王敬伯也私下和我商量：“走不走？”我一一都连忙

回答：“走、走！你们先走，我收拾收拾后面来。”其实我早已下定决心不走了。那时我对马步芳没有那么痛恨，但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也没有怎样惧怕，我想不管那个朝代，都不能不要老百姓。我的一颗心就是牵挂着老母亲，她早逾古稀，风烛残年，安住古居，尚且朝不保夕，又怎能背乡离井，逃往他处呢？何况三弟周文煊（在甘肃夏河县任伪警察局长，后起义随一兵团去新疆、现离休）渺无音讯；四、五二弟尚在马步芳部队中服役，开赴陕、甘前线，下落不明。但是我又不能不应付一下眼前的局势，我牵着骡子专门到溃败下来的骑兵军里去钉掌，并且把行李都收拾好，也把家中的比较重要的东西还送到了托巴村的亲戚家，故意作个样子让人看。以后，风声越来越紧，兰州让解放军打下来了，王敬伯又来问我：“不行啦，上面来了命令，叫坚壁清野。”“啥叫坚壁清野？”“就是让点城，

把啥都烧掉，让八路军来了以后没粮吃，没房住，没水喝，把他们困死……”没等他说完，我就吃惊地反问：“你家如今住在甘都，老根子还不是循化人！？看来，你连老祖宗都不顾了”。王敬伯为难的说：“不烧城，韩起功现在甘都，我去甘都就交不了差！”我听后沉思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你带上家眷行李先走，今晚在甘都河沿看我烧城吧！”王敬伯怀着迷惘狐疑的心情，匆匆地离开了。

王敬伯刚走不久；从临洮、临夏逃下来的溃兵，也一窝蜂地涌过了黄河；随即听说驻甘都的新编步兵军马全义也纵火焚烧了县城以西黄河之上的唯一大桥——握桥（即古什群峡桥，由于该桥系从两边用巨木一层一伸的架设起来，远远望去，恰似两人握手，故习称“握桥”）。因而我就作了决定，我就带领“德兴海”仓库的同人文天民、石廷芳及民居庞甲三等很多人，把现

存在县政府的大堆柴草，一次又一次地，一大垛一大垛的都堆在县府旁边的箭道空地上。天刚黑，开始了“点城”，煞时间浓烟翻滚，烈焰腾空，远远一看：“还很阵势哩！”我一面看着浓烟大火，一面想着此时的王敬伯，他大概在甘都马步芳公馆里和韩起功、马全义的面前夸说他在循化坚壁清野的“丰功伟绩”哩！

“烽火戏诸侯”的“点城”之举，无异是给已经混乱不堪的局势火上浇油。循化城乡的老百姓由于反动宣传的影响，精壮散于四方，老弱转至沟壑，各村各街十室九空，我的老母亲和家人也都逃到了县城南乡藏族聚居的山沟里。唯独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听天由命地等待着难以捉摸的未来。我当过兵，胆子大，有些社会阅历。一九三六年还在河西阻凶过中国工农红军。当时，我处于恻隐之心，曾在马匪军的刀口下救出了几个红军被俘人员，并收留了

一个名叫胡克文的尕娃当作义子(后在军队撤回青海途中被马匪其他部队裹走)。在两军交锋中，我对红军的英勇顽强，群众纪律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现在的红军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想来想去，我认为红军变得绝不会像反宣传所说的那样坏吧？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的胆子就更壮了，决心小心翼翼地暗自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工作，争取百姓安居，地方安宁。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农历闰七月初四日、星期六。)阳光灿烂，天朗气清，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美好日子。这天下午，循化城东四里多路的土门子桥，经过一阵激战之后，循化民团团长王福成事先纵火焚烧了此桥。此时，把守该桥的残部溃退下来，王福成泅过黄河逃到积石山去，其他溃兵丢盔弃甲，四处逃窜，他们一面狂奔，一面呼喊：“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我听见之后，立即和县商会会长

马瑞斋等十余人，按照事先的商定，牵着一头佩着红布的老花牛，抬着满满一门扇西瓜，举着由孟毅伯老先生书写的标语，簇拥着当时年龄最大的张银匠老阿爷，尹老掌柜等前往迎接解放军。刚出东门，就远远望见解放军排成四路纵队威武雄壮地开了过来。我们连忙上前搭拱献礼致敬。解放军同志一个个都是边走边说：“谢谢老乡！谢谢老乡！”有的拉着我们的手，有的摇着我们的膀，表示十分的热情与友好。我们端着礼品不断地敬献，他们婉言谢绝，又浩浩荡荡不停地前进。我们端着的好西瓜，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们被解放军秋毫无犯，军纪严整的感人行动征服了；古今中外，谁见过这样好的仁义之师！马步芳把共产党诬蔑为洪水猛兽般的反宣传，倾刻之间，在我们的脑海里就烟消云散了。古老的循化，就这样一去不复返地送走几千年以来的黑暗痛苦岁月，迎来

了各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崭新历史！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循化，循化的百姓陆陆续续，欢天喜地的返回了自己的家园，我在精神上感到最大的满足，就大放宽心的和姓穆的一位友好彻夜畅谈。不料，第二天早晨我们还谈得起劲时，门外就有人高声呼喊：“周局长（因我曾任过税务局长，故人这样称呼）王司令员请你！”王司令员是谁？又有何事唤我？我心里七上八下地随着来人来到了草滩坝王福成家的北房堂屋昔日友好——临夏大河家的马全钦先生（民主人士）立即将我介绍给一位亲切和蔼、谈笑风生的解放军首长。他说：“王司令员，这就是我给你保荐的周文焕先生。”王司令员立即和我握手道谢，热烈赞扬我们隆重迎接解放军的革命行动。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了，不知如何措手足，只是连声说好。互相寒暄一阵之后，王司令员当即亲自主持召集现有在城关的群众，

选举县长，成立临时县人民政府。会上共推选我为县长，马瑞斋先生为付县长。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和马瑞斋面面相觑，但在王司令员的大力支持和群众的盛情推举下，也只好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地去“上任”。

原来，王司令员就是率部解放循化的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同志。王震同志随身带了个到西宁劝晓青马军官投降的劝降团，马全钦就是这个团的一个成员。他向王震同志介绍了我的情况后，王震同志便直接支持我当了循化的第一任人民县长。可是当我们俩人去“上任”时，却被驻扎在县政府门卫同志“挡了驾”。我俩仍返身又求见了王司令员，并说明了原委。王震同志立即命令通讯员给王恩茂同志打电话：“让驻扎在县政府的部队马上搬出来，叫民运部的同志迅速搬进去，民运部在当前的任务就是帮助两位县长维持地方秩序，支援大军渡河。”我